



星際迷航：我們為什麼探索世界

剛剛登陸香港影院的科幻片《星空奇遇記：黑域時空》，是導演J.J.亞伯拉罕攜帶上集原班製作人馬，向全球科幻迷獻上的暑期大禮。3D特效、空間設計更細緻和完善的艦船內景，金屬、鋼化玻璃構成的擎天大廈，未來世界更嘆為觀止，但更令高度文明和科技化的星球顯得冰冷和脆弱。

到底，探索未知新文明的結果是帶來戰爭抑或更有效的控制？電影並沒有給出答案。

文：Cate

《星空奇遇記》(又譯作：《星艦奇航記》(Star Trek))系列對美國人來說，簡直太重要了。作為爺爺輩的科幻片，其影響力一點不亞於另一部科幻經典《星球大戰》。自上世紀60年代中，開啟其長壽電視劇的生命，70年代再經電視台重播，掀起了「星艦迷」潮。直到2005年，《星記》已播出的集數多達700集，加上其間改編成的動畫片、漫畫、遊戲，伴隨了好幾代美國人的成長。



中文譯名容易讓人產生一些迷糊，其實，《Star Trek》是故事創作者構想出來的公元23世紀的宇宙情形，在這個宇宙體系中，有不同的星球、不同語言、生物、科技水平和文化，有些像後來柯麥隆的《阿凡達》，但物理空間還要廣大。每一集故事中，主角都是一艘名為「企業號」的星艦及全體航員，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去探索和發掘全然未知的世界/星球，尋找新文明和新生命。

科幻片等片種。不過，社會的時代議題也無可避免的被納入《星記》系列科幻作品的主題中，比如種族主義、民族主義、性別歧視等等。

越來越脆弱的星球

在等待長達7年之後，電影版《星記》第11集終於在2009年出爐，這部由美國金牌電視製作人、經典電視劇《迷失》(Lost)導演J.J.亞伯拉罕操刀，講述了宇航艦長卻克及重要宇航員、人類與外星瓦肯人的混血「尖耳朵」洗樸早年的成長經歷及友誼，各自如何從被歧視或被放逐的境遇



中，成為拯救宇宙生命的英雄，還包括「企業號」首次出航的探險，可看作是對故事此前敘述的另一種顛覆，開創了另一個敘述可能。同時，太空艦上其他重要船員的個性，都有了很戲劇性的表現。然而，同樣由J.J.亞伯拉罕所帶領的製作及表演團隊，到了第12集《黑域時空》，則從紛雜的個人歷史中轉移到對科技力量的較量上。儘管，影片開頭，仍然是艦長卻克與洗樸之間經受考驗的友誼：卻克不惜觸犯宇宙條例，解救「尖耳朵」洗樸，事後洗樸卻不領情，反而上告揭發卻克，導致後者被降職處理。但故事進行到一半之後，觀眾們才發現，影片最大的看頭其實是剛硬、沉鬱的大反派John Harrison。後者在遭了背叛的懲處——其所屬星球成員被慘遭滅門後，下決心要對卻克所在的星球實行全面報復。「以眼還

眼，以牙還牙」，卻克被告知他的老領導其實是利用他，向其他星球發動戰爭，並以此確定控制權。

John Harrison向卻克所代表的星際探索行為，提出了嚴厲的質問：到底向未知世界探索的目的是什麼？誰又有權力去施行公正和正義？而那些打着維護和平旗號的星球大戰是否真的能夠避免？

當然，J.J.亞伯拉罕不是拍《蝙蝠俠》的路蘭，也不是拍《普羅米修斯》的雷利·史考特——他們都或多或少地要從邪惡面關照那些所謂「正義」的道貌岸然，以及不堪一擊。《星記》借助3D的多面呈現，高科技武器以及能源的升級，依然充滿五光十色的魅力，而導演在結尾處，讓卻克起死回生的做法，顯然是想一拍子打死所有對新生命開發和探索存疑的人。但如果是這樣，除了銀幕上越來越脆弱的生命星球外，那些自以為是的傲慢，遲早也會令曾經的英雄們遭遇嘲笑。

文：大秀

影音館

《Sound City：Real to Reel》——搖滾工場的黃昏

曾經由著名品牌VOX所擁有的Sound City Studios，一直是搖滾樂界的神級錄音室——不單止於這錄音室炮製出來的專輯必然大賣(數有Neil Young的《After The Gold Rush》、Fleetwood Mac的《Rumors》、Nirvana的《Nevermind》、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同名大碟和早幾年Metallica的《Death Magnetic》)，他們更是以Analog來錄音的極品地點，有說特別是錄鼓方面。但好景不長，在兩年前開始，Sound City Studios決定「關閉」，停止其對公眾開放的錄音室的運作，只作有限特別使用。

前Grunge樂隊Nirvana成員、現為樂隊The Foo Fighters靈魂人物的Dave Grohl，有感這經典錄音室的歷史要流芳百世，就執起導筒計劃拍攝《Sound City：Real to Reel》，回憶Sound City Studios的過去與今天，與觀眾重溫這段搖滾歷史。電影參加過不少獨立影展(包括美國的辛丹斯)也作過有限放

映，主要是Straight to Video的出品，很快就在iTunes上公開發售。Grohl更找來不少當年在Sound City留低過腳毛的音樂人，在Sound City正式收檔前再來重溫一下Good Old Days門Jam勁歌，但有一個條件——你要參與，錄下來的歌就得放在電影的原聲大碟。對一眾搖滾樂手來說，當然不是問題啦！但礙於過分星光熠熠，歌曲風格偏向炒雜錦，趣味是有的，可是突出作品卻欠奉，在此就不再特別分析了。

關於搖滾樂和樂隊的電影，不論是以演唱會式、傳記式還是兩者的混合體的，在過去幾年間都有不少佳作，而且，部分還由老牌大導作主帥，例如馬



田史高西斯拍有關已故披頭四成員佐治里遜的《George Harrison：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》、金馬倫高爾的《Pearl Jam Twenty》、沙查謝華斯的《Anvil！The Story of Anvil》、丹尼奇連治的《John Mayer：Where The Light Is》等等，導演們都想以全新的角度和拍攝手法，表達他們對自己喜歡的音樂/樂手的熱愛。最估不到，當然是馬田史高西斯——率領不同導演合作有關藍調的《The Blues》系列、有關卜戴倫但毀譽參半的《No Direction Home：Bob Dylan》和把著英美樂隊The Rolling Stones拍得電光火石的《Shine A Light》，在音樂層面上，這匹老馬，越來越有火呢！

影訊

德國電影精選 紀錄片如是說

四月至九月，香港歌德學院主辦「德國電影精選」，帶來一系列精彩的紀錄片。五月上映的是《Gerhard Richter自畫像》。格哈德·里希特是德國當代殿堂級藝術家，他曾多次名列《藝術指南》在世藝術家世界排行榜的首位，他的作品是無數收藏家的指標。2002年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更為他舉辦了一場個人展覽，是該館有史以來為一位在世藝術家舉辦過最具規模的一次。2009年，里希特批准導演鮑絲為他拍攝一齣貼身紀錄片。導演棄用一般你問我答的表達方式，將鏡頭放在一個毫不起眼的角落，安靜又不帶任何主觀情感地進行觀察。以電影術語來說，這正是「牆上的蒼蠅」，一切交由觀眾自行接收、理解。影片由葛連娜·鮑絲導演，曾奪得2012德國電影大獎——最佳紀錄片金獎，與2012新港電影節成就大獎。

六月，《一個女子與五隻大象》粉墨登場。「一個女子」是已故俄國文學翻譯家絲凡提娜蓋爾，而「五隻大象」則是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《罪與罰》、《白癡》、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、《群魔》及《少年》。紀錄片追隨當時已屆八十五歲的蓋爾重回離開已久的出生地烏克蘭，沿途聽她細訴對文學、對語言、對翻譯的熱忱，以及其一生艱苦難忘的經歷。影片中的她雖已腳步蹣跚，但精神矍鑠，仍孜孜不倦翻譯工作。影片一開始，她便說：「我老了，沒有時間再作休息，我還欠這世界一點東西。」這樣一個女子，在2010年息勞歸主。影片曾奪得2011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公民獎，以及2010埃里溫國際電影節銀杏仁特別獎。

除此之外，七月至九月將獻映《姬達的沉默》、《爺爺的猶樂園》與《早上七八點的太陽》。

- 《Gerhard Richter自畫像》 24.05.2013
- 《一個女子與五隻大象》 28.06.2013
- 《姬達的沉默》 26.07.2013
- 《爺爺的猶樂園》 23.08.2013
- 《早上七八點的太陽》 27.09.2013

地點：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
節目查詢：2802 0088, www.goethe.de/hongkong



《Gerhard Richter自畫像》

一手好碟

文：勇先

不幸雷同的《安樂戰場》

早陣子，菲律賓政府公務船員槍殺台灣漁民，除激起台灣民眾的義憤和連串外交風波外，也掀起了香港人接近三年前的傷口——2010年十五名遊覽馬尼拉的香港旅客被綁匪挾持，其中八名香港人在庸碌的菲律賓警察面前慘死。兩件事的性質雖不盡相同，但一樣的是，菲律賓官方的敷衍賴皮，還有這個國家的恐怖的失控。

每當回想起2010年馬尼拉脅持人質事件，看到受害者家屬多年來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四處奔走，希望討回公道卻無法如願，總令筆者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套電影《安樂戰場》。故事講的是一個前往菲律賓的旅行團，遇上反政府的游擊隊，他們脅持旅遊團的乘客。這些乘客中有老的、嫩的，有背著懷有身孕妻子尋開心的賤男，又有警察和黑社會分子等。他們本來互不相識，甚至互相仇視，到後來在困境中互相扶持而乍現出人性的光輝……當看到曾志偉導演遊阿下的遇害，還有在整套戲中，除了傳媒和當地政府搔不著癢處的「關注」外，人質們只能自求多福，就令人覺得跟三年前的馬尼拉事件如出一轍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電影中一直隱形的菲律賓軍方，結尾時總算做夠好戲，亂槍下將僅餘幾名的游擊隊員擊斃；但現實中呢？亂槍之下，死的卻是人質……

1990年出品的《安樂戰場》，所呈現的菲律賓面貌其實是相當不堪——在游擊隊面前，政府顯得無可奈何，甚至在電影發展至幾近完場，也沒有描述軍方究竟作出什麼營救人質的部署。當然，我們知道這是凸顯出主角們命懸一線的誇張描述，情況就如不少港產片會因「劇情需要」，而刻意對其他民族作出某程度矮化描繪(如成龍電影中的外國人特別蠢，或甄子丹的英雄片作品內日本人特別像沙包般)。可是三年前的事件卻告訴我們，《安樂戰場》是一種不幸雷同的現實投射，而且只有淡化，沒有醜化。

經歷過香港人都感受到痛心的馬尼拉事件，再看這齣《安樂戰場》，更令人添上無限的感慨痛心。記得電影以倖存者最終獲營救而作結，可是現實中卻不應容許這種「兒戲」——只有真正查明真相，公開向死難者家屬賠償道歉，這才算是一個合情合理的「結局」。

